

史

鉞

史記卷之十一

臣道第九賢臣

耶律楚材字晉卿契丹之裔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老醫卜靡不通身長八尺美鬚宏聲元太祖指楚材語太宗曰此人天授軍國庶政悉委之東印有一角獸作人言問楚材曰此瑞獸名角端好生惡死帝即日班師條便宜十八事又奏十路課稅法用士人掌之汴梁城困大將請屠其頑民楚材奏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議裂地封勛感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或譖楚材爲相貪財后令人視之唯琴書遺文而已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若楚材不世出之材也非太祖之聖焉能察楚材之賢哉

揚惟中從皇子伐宋得名士圖書送燕都立周濂溪祠建太極

書院延儒士授經俾通聖賢之道慨然以道自任化成天下相
業恢弘河南總管劉福貪殘酷虐惟中召至挺擊之數日福死
河南大治宣撫陝西郭千戶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中戮之以
徇關中肅然

趙復字仁甫元兵伐宋俘德安之民沈樞得復於俘籍寄其材
復夜逸求死樞挽之北行錄其所記程朱諸書以教學者北方
通經自復始不仕稱江漢先生

月乃台字正卿僉書樞密以道自任有旨料民丁中原正卿奏
業儒通經不料免丁著於儒籍恩德及人其曾孫為祖常伯庸
登科執政仁者有後其信然歟

李俊民用章金德士官翰林應奉得程朱之學金亡隱嵩山嘗
從荆先生受邵子學其教則兼忠自謂不及憲宗以安車徵之

虛心訪問告老而歸謚莊靜先生

安童本華黎四世孫十三位百僚上帝欲誅阿里不哥之黨平人安童曰大難甫定挾私殺人何以懷附帝深重之爲右丞相召許衡爲左丞輔之後從北平王鎮北邊十年歸德相位立尚書省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用賢相不聽卒封東平忠憲王

廉希憲世祖孫也承以寵召入講孟子性善仁義稱爲廉孟子亦善射校藝帝前三發三中又稱文武全才宣撫京兆甦民瘼抑豪強從名儒許衡咨治道入中書振紀綱劾名實汰冗濫抑僥倖興利除害翕然稱治方士請煉大丹希憲以秦漢故事奏罷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爲臣忠爲子孝是也鎮江陵宋官致珎珎不受與學與賢重義輕財家無

餘貨帝賜白金五千兩子六人字恪恂忱恒惇皆貴顯

史天澤繼兄天倪職爲萬戶多戰功世祖召問治道言當省部設監司退貪殘頒俸祿爲右丞相李璫叛濟南天澤以計生擒璫斬之詔從伯顏伐宋以疾免奏勿殺掠謙和不伐臨節論事毅然不同讀書通大義史鑑尤精爲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八子皆顯官

董文炳從伯顏伐宋駐鎮江與張世傑戰宋兵敗世傑走海中文炳趨臨安會伯顏二王南走宋主遂降伯顏領師事委文炳謂學士李槃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宜收史籍乃收宋史諸筆記歸國史院拜中書右丞謚忠獻子士元士選

姚樞公茂自少力學嘗程朱之書如飴見山祖敷陳帝王之道從征大理言督不殺明且世祖臨城爲旗書止殺之令民賴

以全樞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歷中書左
丞翰林承旨謚文子燁平章政事

許衡事載道統

竇默字聲少從婦翁習醫後與姚樞許衡講上里之學見世祖
問治道以三綱五常對又問欲得士如魏徵者默曰須頗諫爭
剛毅不屈許衡其人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史天澤其人爲翰林
學士面斥王文統貪橫爲禍必禍天下帝曰誰可相者曰無如
許衡默性樂易平居不輕議人品溫然儒素論國計面折廷爭
人方諸汲黯贈魏國文正

王磐文炳力學經史文辭宏放無涯東平嚴實迎爲師拜翰林
學士出爲宣撫入爲太常少卿時宮闕未定臣庶雜處盤上疏
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以次傳入自是議制始立阿合馬致重

幣求碑文盤不子薦宋道李謙孟祺皆名臣號鹿菴封洛文忠公

王鶚百一為翰林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性樂易文章不事雕飾以理為先侍講經筵必敷陳古今興廢有闕風教人君喜聞而樂從風化移易謚文康

商挺孟卿東平嚴實聘為子師受命將兵大破阿不哥之黨拜中書參政為詩歌畫山水工漢隸書封魯文定公子倚德符集賢學士工畫工詩

劉秉忠仲晦少從釋氏名悅書記入觀世祖侍左右書無不讀邃於易邵子經世書天文地理律曆象數無不通且善教子言皆開國要務然不較素服衣冠正衣冠加顯秩即日拜大計聖明御極萬物維新尚乃野服正衣冠加顯秩即日拜

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政事以賢默女諫之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薦人才各補職自幼好學至老不衰位極人臣平居蔬食無異昔時封趙文貞公

劉因天資絕人讀書過目成誦評周程張邵朱呂之書曰周至精也邵至大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太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性不苟合不妄交家甚貧非義一介不取微爲贊善大夫陞集賢學士歐陽玄贊之曰麒麟鳳凰世不常有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號靜脩先生封容城文靖公

郝經伯常爲翰林學士使宋賈似道陰謀館于真州宋平得歸而卒爲人尚氣節爲學思致用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其文豐

爲家程善識論詩多可取

完澤生別燕氏為右丞相華桑哥弊政請免積逋錢穀封與元
惠靈王

哈剌哈孫幹刺納兒氏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重
儒術以勛臣後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為湖廣平章討平
群盜為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以節用愛民為務大事引儒臣議
奏建孔子廟學選名儒為學官定南郊禮左丞劉深征八百媳
婦無功奏正其罪言治道必先守令定賊罪十二章武宗立安
西王誅皆籍其謀以讒罷相鎮北邊

程鉅夫累官至集賢直學士請興建國學搜訪遺逸世祖欲以
為御史中丞遷侍御史奉詔求賢江南極言桑哥奸狀六奏不
允遷閩海憲使興學明教使民畏愛之陞湖廣平章貪污吏贖
悉詳翰林承旨以亢旱星變陳弭災五事號雪樓封楚文憲公

趙孟頫子昂宗室子程組夫薦由兵部郎中遷集賢直學士爲
諛人嫉求外職同知濟南府召脩世祖實錄又書金字藏經陞
翰林承旨書逼晉魏詩宗盛唐號松雪謚文敏
阿沙不花爲右丞相佐武宗誅奸臣阿忽台見武宗容色孱
諫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酒色是耽兩宗伐
孫小鮮不類仆左右賀得直臣封順寧忠烈王

和尚玉耳別里伯牙吾台氏武宗即位危疑之際彌綸之功爲
多拜中書平章致仕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歷山聚書萬
卷延名師教子弟置田百畝給之賜額歷山書院封衛國公

姚燧少從游於許衡累官江西憲使陞參政擢翰林承旨學以
真知實踐爲事文闕詳該洽濛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
國漢風名臣勳蹟皆燧所書高麗王求燧詩文贈金王僧昂名

卷集

張養浩以分散屬官以金銀付翰林為器皿器識豪邁如此有牧
郎知貢舉陞陝西侍御史改禮部尚書未六十致仕作廟堂風
憲牧民三事忠告封函文忠公

李孟道復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仁宗方幼徵孟為東宮師講
論性命道德仁義綱常多所裨益入叅大政損益庶務悉中利
病然抑絕僥倖群小不樂孟遂逃去再召授中書平章以國事
為己任言人君之柄在於刑賞宛死者復官蔭濫爵者悉追奪
罷僧道官又言貴賤有節賜予有節請為限制補益居多自視
若不及賜爵秦國公御書秋谷二字賜鈔十萬貫知延祐元年
貢舉英宗立茲臣鉄木洪兒讒謗之收其制命降集賢直學士

而卒御史辨其誣詔復前官封魏文忠公

張珪淮陽王弘範之子累官平章政事教坊使薛咬住除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耻之乃止皇太后以右指跌木兒爲大師珪言不可忤太后旨杖珪後拜大司徒封蔡國

察罕西域人以偉穎悟博覽強記入衆大政進平章脫歸德安白雲山仁宗稱白雲先生

鄧文原善之官浙西僉憲按江東多所平反爲國子祭酒內嚴而外怨家貧而行廉卒贈江浙參政學問該博文章與雅謚文肅

郭貫由翰林學士拜中書左丞博學能文精於篆籀撰野碑刻多出其手謚文憲

劉廉能職拜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父典文翰當時大制作多

出其手

元明善復初入翰林集賢出為湖廣叅政早以文章自豪謚文敏

拜住安童之孫拜太司徒進左丞相刑曹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容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太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有言佛教可治天下帝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鐵木迭兒過惡彰拜住以聞帝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鉄失等懼夜以衛兵入帳中殺拜住遂弒英宗拜住為相厲精為治振立紀綱備舉廢墜不幸排難封東平

忠獻王

敬懼由御史中丞拜住書平章朝議欲盡戮朝臣從奏定帝雍

上都者儼抗論言此皆循常例從行殺之非罪衆類以免儼者
春秋備忘四十卷

虞集伯生官國學翰林集賢至奎章閣大學士內不任臺省外
不任州郡欲丐一郡自效而文宗不允日近清光備顧問講論
治道裨益居多文祖歐蘇詩宗李杜漢隸真楷尤精號邵菴封
仁壽郡文靖公

脫脫幼岐嶷異常兒伯父伯顏謀逆佐父馬札兒台以大義滅
親誅之事定以功為右丞相復科舉脩時祀開馬禁滅鹽額蠲
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兵起江淮詔脫脫總兵南征至
高郵城將破御史及奸臣哈刺譜脫脫老師費財安置淮安死
太平賀允中為相請僧有妻子勒歸俗給敎官奉賜敎官坐脩
都水監治黃河舉隱士後以讒罷復相而國事益矣被劾安置

上審自殺

星吉爲御史大夫持風裁移湖廣平章責威順王不法王謝罪
改過勸胡僧淫侈之罪又移江西守江州城已陷募兵克復池
州與賊戰兵敗賊輿星吉寘室中七日不食死

庶惠山海牙官御史彈劾無所避移江西右丞賊陷龍興入爲
福建右丞卒

馬祖常伯庸雅古氏力學舉進士至御史中丞立朝多所建明
議將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民有悅強敵張常建武學武舉以
備非常工文章宏贍而精煖首成一家言諡文貞

懷峻子山康里氏博通群書正心脩身之要得之許衡風神凝
遠制行峻潔邁事英發官翰林承旨以聖賢格言爲文宗講誦
侍經筵取郭忠恕此于圖公進言紂不聽諫而亡又言宋徽宗

多自擇不能為君國亡身辱移江浙平惟卒家於...
帝賜銀五錠善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謚文
忠

黃晉卿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兼知樞密院事天資介特位官清白
月俸弗給...助費并朝挺立不依不附文辭謹嚴精至

歐陽玄原功官至翰林承旨湖廣右丞致仕性度雍容含弘績
密覈已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
旨備寶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制誥多出其手文章
道德卓然名世號圭齋村楚國文公

張起巖夢臣官至承旨其為御史守綱紀出為廉訪使搏擊豪
強不少貸文章典實豐贖為遼宋金三史總裁

許有壬可用官至中書左丞在朝夕事有不便能明辨力爭不

知有死生利害

宋本誠夫官至國子祭酒兼經筵事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無私篤於友義官雖顯達猶儉嗇以君善爲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

李好文惟中官至河南平章多惠政文章雄偉俊邁經學尤高揭傒斯曼碩少貧讀書刻苦二入翰林朝廷之事憲閣之儀靡不閑習告老南還起爲三史總裁平生清儉至老不易立朝雖晉放地而急於薦士奏罷豐城淘金戶三百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姓麗密與虞伯生楊仲弘范梈齊名朝廷制作多出其手謚文安

吳當伯尚文正公草廬之景官翰林直學士江南兵起大臣薦爲江西憲使借參政火亦其部尚書黃昭招徠江西寇時亦

不總兵撫建謂南人不宜總兵奏罷之龍興陷當戴黃冠者
服杜門不出著書續文陳氏強致之昇床載舟送江州拘留一
年不屈而卒考定周禮儀禮禮記三經文章典雅詩清俊法老
社

張翥仲舉官至翰林承旨字羅帖木兒犯闕命其草詔削奪擴
廓帖木兒官爵翥曰臂可斷筆不能操以潞國公河南平章致
仕長於詩文亦工號蛻菴

史鉞卷之十一

臣道第十武臣

夫兵者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儒家之論將曰：功而已。次以德。儒家之論將曰：德爲先，功次之。道家之論守城野戰有益於國是也。何謂德？愛人利物，盡忠於君是也。古者文武一道。股肱大臣出則爲將，入則爲相。伊尹、太公皆盛德士也。功特餘事耳。上焉者功德兼備，次則德優於功，與其功有餘而德不足。不若功不足而德有餘。蓋功之成不成在天，德之備不備在人。在天者不可必，在人者可以必。功有餘而德不足，則成威弄權必多。過舉上則人君忌之，下則庶士怨之。能全忠者鮮矣。使其功不足而德有餘，則守禮循法必多。善行上則人主信之，下則士卒附之。如是何患焉？三代而下，爲將者計功不計德，任

將者擇才不擇行文武之道於是分裂而仁義詩禮之帥十無二三三代之將孝於親而忠於君勇於義而中於禮崇廉耻遜讓之風杜乖爭凌犯之釁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可以養心可以備身可以利國可以便民可以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臨危可以守常可以獲變進退去就辭受取舍無施不可而期於合理不專詭詐果敢馳騁行陣而已

商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桀不能用而涿雪不峻佐成湯伐桀以聖賢之資任將帥之事其用兵也以安民爲心以安社稷爲心非喜戰爭也非貪勢利也非幸功名也以至仁伐不仁以大義伐不義

周太公呂望應非熊之兆舉鷹揚之師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專行仁義亦寓以權謀若六韜司馬法之所陳本末先

後自有序也故功大名顯存歿俱榮福及當年慶流後嗣卓乎
不可及矣

孫武之書十三篇兵法具備武之操縱有餘於謹密不足於仁
義能克敵制勝爲進取之圖不能利國使民爲長久之計可爲
春秋諸侯之將不可以爲三代王者之佐也

范蠡用兵智足以應變才足以任重懷堅確不移之志持悠久
不倦之誠能爲衆人所不能爲卓然有立不可跂及當越王之
敗國爲至危君爲至辱范蠡佐君治國撫士練兵深謀密計以驕
敵人觀釁待時而動不僥倖於一勝必舉於萬全以存越興霸
業而復仇雙尊周室而令諸侯又能明哲保身知進退存亡之
幾者

田穰直用女假推謀之術以濟功者直擢自燕燕齊人微權輕百

此亦一語
後之平口
者去君位
年信彼
自三歲名
微由之
分及信人
以之
以精侍效生
不可不之

姓不信於是誘莊賈監軍因其後期斬之以徇又斬使者僕卓
之右駙馬之左駙借人之死以立己威滅君之令以申己令此
乘國危君弱自樹於一時者也豈足以爲法哉必如衛青不誅
蘇建請于天子者守經常之道以尊主者爲是也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嫉臏之賢削而黜之臏知能料敵不
能慮其身謀能強國不能衛其足倚工於爲人而拙於爲己禍
出不意見賣於友者君子取友之必謹也臏遭極刑隱忍不死
陰售其術卒以強齊折衝趙魏以滅僇視法斬木出奇斬龐涓
以復仇此志士之重其死也龐涓棄才而害人慘然而滅身甚
哉怨毒之不可以加於人也

吳起著書二篇垂法萬世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百戰百勝
關地四面拓土千里可謂智運軍務勇敵三軍坐於邊陲而守

必固立於行陣而戰必勝者矣然考其行事情忌暴烈薄德寡
恩故所至怨謗隨之事魯而親不克終事楚而死殺非有才無
行之不能自全也

樂毅之於燕舉於隣國之使受以上將之權構諸侯以伐強齊
指揮呼吸之間臨淄震湯而不守雲撤席卷攻其堅城所餘莒
即墨耳而積年不拔非欲連兵自王如齊人之言乎何惠王召
之背燕而降趙戰國之世士無素守臣無全節投隙抵隙見利
而動今日坐國謀議明日操戈相追強則爲逆弱則出爲臣
不忠爲君失信譏說一搖禍機箭激謂非失君臣之義乎

田單之用兵以少覆衆以弱取強方燕之入齊王走夫莒通都
大邑望風瓦解解單以區區即墨嬰其鋒而守之猶捧塊土以塞
大河危如累卵卒能乘弊而奮誅夷追奔逐亡再造齊國求其

故不過縱反間立神師用火牛三事正已皆僥倖一時非制勝之本也。後攻敵三月不克。問計魯連。連曰：昔在郎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得志而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乃厲氣循立於矢下，不援抱鼓之急，敵人乃下魯連，其知兵乎？

趙奢之用兵，先據北山以解閭與之圍，取必千將以塞田單之閭，可謂名將。而其子括讀其書以言兵事，天下莫能當，而奢不之許，曰：兵死地而括易之，若為將必敗。其母上書訟其不可將兵，括果敗。如父料如母言，奢之賢，母亦知矣。兵事可易視之哉！庶頰為趙將伐齊，破燕，攻城野戰之功，蒲相如從會渑池，以口舌之勞，位頰之右，頰不能兩立，欲辱之，相如退避，曰：先國家之急而私讎，肉袒負荆謝罪，為刎頸之交，國賴以安，天下賢之。

禮義人之所同言合權行當義無不心悅誠服柔能制剛寬能御褊誠能感誼正可格邪謙可抑驕廉可激貪默可止辨靜可鎮動此理之常所以犯而不校庶幾顏子不見喜愠比方衛玠爲賢歟

李牧爲將重國體愛民命戰其鋒奮士氣時出而用之不戰而屈人之兵所謂不戰屈人殺不辜謂可爲法於天下後世其居鴈門享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寇至入保敵捕者斬以此人無失亡邊得田畜進不求名入以爲怯進而不爭退不避罪主以爲誚而不辨所以大破匈奴安邦定國彼貪小功以爲邀近効者豈足以圖遠略哉

白起坑趙卒長平四十萬不仁哉區區柱石之死焚爛而茹醢之何足以償斯人之冤快斯人之憤乎此不足論然起死有遺

恨在天下則不仁在秦則有功何應侯忌而濟之長平之勝威震諸侯韓魏大恐遣間說應侯而罷其兵使萬全之功廢於垂成機會一失不可復得故再舉而起難之知其必敗昭王強之而不應遷之有餘言卒致亡命其惡於罪盈宜其受禍然應侯之心亦險哉如公孫之於吳起鄢開之於李牧皆應侯之流也天不助秦有如此者

王剪攻燕趙皆定其地料楚米六十萬人不可取明矣然伐楚也請美田宅甚夥或疑之剪曰王忌而不信以國事委我不請田宅以自堅坐而疑我矣戰國以來道德禮義消亡君不君臣不臣以智術相籠以權勢相軋君逐臣臣皆君以爲常事所以朝爲將相暮爲匈奴朝處廟廊暮就斧鑕過秦極矣至於蜀主之於諸葛孫權之於周瑜外托君臣內懷骨肉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兩盡其道也。

蒙恬爲將，勉事所難，斂怨召禍。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城備胡，固善。延袤萬里，可乎？三尺童子，知不可也。始皇昏暴，妄意爲之，恬諂佞，曲從竭四方之力，殘萬眾之命，欲爲求安之謀，其可哉？又欲涿城、優旃、調曰：難爲蔭室，孰謂其智不優旃若哉？不遇趙高之禍，涿城決矣。一死宜哉。

韓信長樂之禍，古今共惜，謂不智耶？隱忍跨下，以就功名，勇而不能怯者，至快快然，望着與噲伍，智安在哉？謂不忠耶？距武涉、蒯通之說，感解衣推食之恩，不忘君矣。至握陳豨手，圍內應，忠安在哉？蓋其智與忠非純也。方破楚，請爲假王，會固陵，負約邀地，非赤心以事君，天下既定，南面稱孤，權勢足以爲亂，高祖雖大度，肯置而不問乎？故告變之書上，而雲夢之計舉矣。信於此時。

能責躬引咎杜門謝事優游恬淡猶可全晚節而保令終乃於網羅之中欲投風塵之隙卒及夫禍智與忠不足論也

周勃爲將取蒙虞擊章邯定三秦畧楚地多戰鬪之勞爲太尉以一節入北軍倡左袒之師誅諸呂而安劉氏有安社稷之功非沉厚有謀之士而文帝竟使之下獄真少恩哉

王陵受母訓替楚事漢可謂智矣誅呂氏母王諸呂卒安劉宗可謂勇矣此其節之大者若戰勝攻取特餘事耳豈貶縮屠狗輩可及與真特立獨行大丈夫也

樊噲當項羽入關勢暴於秦沛公會鴻門事危於趙范增舉玦而謀已成項莊舞劍而禍將及噲擁盾直入不震不驚擢項羽之強鋒脫高祖於虎口其聲胡陵破章邯李由趙首項籍得郢六十其功大矣然當宮氏誅趙王如意高祖欲斬之幸宮車變

駕免於誅戮而早終不然必預呂氏之禍

周亞夫堅壁細柳以軍容見天子之尊深壁昌邑以持重折吳楚之師得將軍之體爭粟太子不宜發諫后兄王信不宜侯論匈奴降王不宜封守正不阿得宰相之體卒以憂死雖景帝過於嚴急而亞夫挾震主之威事君無禮自貽伊戚何足怪哉韓安國智略過人足以當世取舍事梁孝王吳楚反孝王使爲將安國持重故吳楚不敢過有將帥之才坐法抵罪獄吏辱之復用不以爲仇有長者之風與王恢論匈奴反言擊之便安國以爲勿擊恢無成功而自嚴有過人智略惜不能引用庶士而貪財惜哉

李廣勇略天下無雙爲邊吏二千石匈奴畏之號飛將軍才氣大過人矣自結髮與匈奴七十戰終無尺寸功以封侯何哉然

御軍無節制軍行無部曲行陣不擊力斗幕府省文書自便雖然廣雖無節制而勇略過人武帝不得盡用雖爲將陰令大將軍使不得當單于所以其才之不盡也

青凡七出擊匈奴斬首虜數萬級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票騎將軍

漢去病凡六出擊匈奴斬首虜復多於青漢興諸將無出其右拜將封侯姻聯外戚得時得君未聞薦一賢士蘇青爲言青曰搢賢人主之柄若唐裴行儉郭子儀所薦辟居多皆至將相天下稱之曷嘗有竊柄之譏哉此衛霍出自寒微不知尊賢禮士宜矣

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虜七百騎接且戰且引日數十合衆寡之數既殊主客之形亦異陵雖善將安得而

不敗哉陵世為將兵敗而死宜然乃偷生降虜戮及宗親禍貽朋友何為者哉

趙充國以老臣任邊將經營圖畫至謹至重阻用兵深入之議畫屯田便宜之策以為勝之未有得福敗則或為禍階在我所係甚重故發也不可以輕長轡遠馭禁以歲月初皆疑其遷緩坐失事機終焉士卒不勞而寇戎自破真得中國御夷狄之術而從中興各將屯田足食可為萬世倚邊之良法

辛慶忌雖無設施亦無非其顯功不過從常惠之戰以著名迹不過見於邊郡之守至於為左右將軍屢經邊任亦無戰勝克敵之奇功如頗牧衛霍王鳳稱其名略威重可居柱石之任何武稱其謀慮深遠宜在爪牙之官蓋慶忌名臣之後通兵事仁勇得衆使臨敵必成大功遭世昇平夷狄內附兵革久寢

故無顯功然忠節不可及帝欲誅朱雲慶忌叩頭流血求免猶
張萬福賀陽城之直言慶忌之謂也

傳介子當樓蘭為匈奴間候燕漢殺使悖逆之理取雖中國為
日固久而未有以制之介子奮發銜命出使不領師旅而斬其
首還垂闕下以驚動諸夷取封侯之貴雖一時之奇功非所以
為漢計小國有罪當陳兵明致其罰而乃誘以金帛詐而殺之
與刺客姦人無異可羞也夫

陳湯當郅支單于囚殺漢使傷感損重天子震怒欲誅恐勞民
動衆久而未發湯與甘延壽矯制發兵決策深入其國屠三城
斬郅支首併闕氏名王千五百人以示萬里明犯漢者可謂能
雪中國之耻而成駿功劉向稱其可方方叔吉甫而石顯咎其
矯制不賞惜夫

馮奉世當攻車之旗形勢已成。對善以西。皆能通。皆或積。禍可勝言。命將出師。未必能免。就使必克。所費已多。奉世忠義奮發。見危授命。以節書告于諸國。發兵不發斗。糧不遺一。辨招其城。而。其主收安邊。勝敵之效。以功補邊。宜膺上賞。請望之。沮之。可。為長犬息也。

班超。仲九。有大志。勤苦而辨。涉獵書傳。在西域三十二年。招降附五千餘國。邊將功名無出其右。及受代而歸。告魏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故徙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改。今君性嚴。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辨和。宜蕩洗簡易。寬大過。揔大綱。尚以為無訢。衆所言平平。而後果敗。觀夫是超能於邊任。而收功絕域者。以此歟。夫寬裕有容。常得衆心。福急而察。常犯衆怒。得人心者。保安全。犯衆怒者。及禍患。牙如關。張。

不免况魏尚乎

鄧禹爲人深沉有大度內而文明篤行淳備初見光武說以恢復帝業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其知慮卓然乃授命西討師行有紀望風迎降衆號百萬停車勞之莫不感悅關河響應懷赴如歸思漢之心固不可解非仁義之將乎嘗曰吾將軍百萬不妄殺一人後必有興者卒之明哲保身雲臺畫像子孫蕃衍貴寵與漢始終子訓騰世濟厥美其守邊非惟士卒愛慕並胡亦相依附非貪生慕死而追思其恩信及人如此

寇恂爲人寬厚長者守河內帝有可任之稱守潁川民有借一之請破蘇茂而收其兵破王元而後其城建立奇偉猶可也至於屈賈援之舉或以方庶蘭非也相如徒以口舌之長縱放城野戰之功勳不下於復復有過不知自咎反以怨

尚其曲明矣。倘推誠下之，非賢於廉頗乎？其善處君臣之間，保
全名節也。宜哉。

馮異性謙退，與諸將遇，引車避道。校吏士非交戰常行，請官後
所止舍。諸將坐論功，獨罪樹下。稱大樹將軍，破邯鄲，部分諸將
各有紀隸。軍士願屬焉。旬邑之捷，不敢自伐，爾書旌之。其征西
也，披荊棘，立郡縣，誅除群盜，懷來百姓，出入三省，上林、成都，有
非常之功。久於其任，有言其專制，擅殺稱咸陽王。光武以章示
異，異惶恐稱謝，詔報曰：將軍於國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憊何
疑而有懼意？以異之謙退，帝之親信，尚如此，况素猜忌有衅隙
者乎？

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敗青犢於射犬，破五校於真定，先登深
入，身數被創，會議擊，偃然請行，意其勇捍果敢之人，未必達

用舍進退之禮及天下既定知光武欲偃武脩文乃與鄧禹劉
甲兵敦儒學就第闔門授易講經群臣共薦宜爲宰相帝雖不
用而無怨者非達於進退用舍之禮者如是邪可謂祭盛衰治
亂之端審盈虛消息之運用則行舍則藏進以禮退以義從容
委蛇動中夫理視李靖之老而鼓勇不知止足者爲有間哉

史鑑卷之十二

史鈔卷之十三

臣道第十一 武臣

吳漢勇鷁有謀。暴勳敵。平蜀之舉。功爲最優。每於諸將征伐。見陳不利。或惶懼失度。漢意氣自若。况武有膽。若彼國之謀。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得於司馬法云。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以立。在行遂而果。者歟。所以自建武世。常居上將。帝終始倚之。古之賢將。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出臨關。鉞燦然人望。而身入居廟堂。退然若無爲者。漢是也。

岑彭爲將。屢奇大功。伐蜀首破荊門。長驅武陽。倍道兼行。三千餘里。勢若風雨。所向瓦解。公孫以杖擊地。稱之爲神。平蜀在食頭耳。刺客殺之。豈真地名彭。亡有証。而數之默定乎。由夫行陣。

無備時之偶然耳。大抵大將臨戎貴於持重。如周亞夫、趙充國皆良規也。夫人之敢死，貴審所處。戰死行陣，守死城郭，任國死社稷，死得其所。若彭之死，特輕敵賈禍耳。深可爲戒。

耿弇爲將，光武謂其功比韓信。昔韓信見高祖論項羽其強易弱，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弇見光武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遼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高祖之漢中，光武之春陵國，至小。兵至弱，群雉之鳴。張隗擊遼城，諸邑未知雌雄。二將俱期必克，非徒言之行之。迄用有成，無一不驗。非大智過人，弁初建策，光武不能必，弁獨必之。平郡屠城，未嘗少挫。非大智歟。

耿恭守疏勒，以一孤城，旬日數萬攻圍之。連月踰年，心力困盡，以致鑿山爲井，煮雪爲糧，所余吏士二十六人而卒。全智勇不

爲漢恥誰能爲之夫論人之行事不貴其易而貴其難不貴其暫而貴其久恭之危寔困苦遠在萬里無人之境而區區之誠堅於金石非幸之於君微譽於人非希業於當時求聞於後世以義重於生故舍生取義有死無貳非曠世特立大丈夫能然乎蘇武是也

王霸之討周建建與蘇茂合兵攻馬武奔呼求救霸閉營固守示不相援已而將士斷髮請戰因以精騎夾攻而茂建敗走乃王剪伐燕田單守即墨之法夫兵無常強亦無常弱兵無常勇亦無常怯強弱勇怯之權制命在將以恩威賞罰而使人必開以利害諭以禍福鼓以號令感以誠意使人聞者扼腕頓足以前生爲榮退生爲辱如此則弱可強怯可勇銳鋒所向孰能當之

咸宮馬武從光武誅篡亂受封爵感會風雲勒功帝藉天下既定。囊弓以鼓而鷹揚虎噬之志。翼然不已。智勇之士各思展謀奮力撫劍抵掌請征匈奴將喋血幕南收功無窮而光武以仁聖之資啓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拯拯而撫摩之遣馮異戒以不畧地屠城岑彭告以發兵頭髮皓白務息黔黎。堅固漢業抗章北伐詔引黃石柔弱之說。夫將帥不武則國弱帝王黷武則民殘兩得之矣。

馬援方建武初天下雌雄未定援遨遊隴蜀之間與隗囂共起。又與公孫述同里閭皆得以封侯將軍之位常人孰不利之。援一見光武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真命脫然相從不復反顧其輕去庸蜀事光武智也欲取邊地以馬革裹屍勇也。西破羌戎南平交趾功烈盛矣而不知止據鞍矍矍以

求邊功卒取夫敗惜哉

祭尊無大功名不過北平漁陽西距隴蜀先登抵上攻少靈陽而已然小心廉恪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物身衣羣布夫人無彩飾光武以是重焉生榮死哀思慕不已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非有德曷致此存者文武一道股肱大臣出將入相伊呂皆盛德之士功特餘事耳若楊素賀若弼侯君集非無功也其德行何足道哉遵之取重於時君士卒者以其有德也

寶蓋當永元之間女后專政靈本貴戚骨采之子將畧非所長以得罪懼誅求擊匈奴以追死命所將羞故遊輕之師不及向之十一而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轆之曲瀚帛頓之區落度老上之龍廷勒功無然光昭萬代何歟以匈奴之強衛霍馳騁之

不足至於衰弱費憲攻取而有餘者爲可爲之時乘可乘之勢
力半而功倍時不可爲爲之勢未可乘乘之用力多見功宜宜
也憲何足道哉

虞詡東都儒將於國有勞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
無愧所愧者爲朝歌長殺賊數百其中何能無冤此二十年家
門不增一尺獲罪於天也夫白起爲將有大功杜郵之禍引劍
將頸曰我何罪於天至此趙長平降卒四十萬人我詐而坑之
李廣結髮戰匈奴白首不封侯語曰吾爲隴西守羞嘗反吾誘
而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恨者如此夫三子濫殺不辜而能
悔罪惜其追咎者晚矣

皇甫規議論器器然傑出於一時及爲度遼將軍乃薦張象
百代請爲之副不惟能賢而舉能且以其位授之不惟授之以

乳

位且身下之戮力協濟軍務而無猜嫌非今人所不能古人所
未之聞也若鮑叔之於管仲蕭何之於韓信能薦賢也夫為將
者多負氣以自高揆才以自任務各權而不以與人擅功名恐
人斬己若龐涓之忌孫臏王渾之嫉王濬彼何人哉規之罪人
也

皇甫嵩提數萬新募之士卒指顧而清群孽再舉而定王國圍
陳倉不與戰遂收全勝古名將不過也時董卓為副既被委兵
而懷姦逆命或勸嵩誅之以專誅為嫌不敢發卓挾權懷憾或
說嵩奉天子仗義討逆嵩之不從甘委虎口幸免吞噬而威名
掃地矣卓之亂逆天下共誅之孫堅猶舉義嵩荷重任權卓猶
拉朽畏怖窘辱祈哀乞憐可耻矣使卓流毒海宇卒亡漢祚皆
由嵩優柔不濟長惡縱毒以致然歟

張遼以步卒破孫權一萬衆。決策於未戰之前。蓋權所將皆吳卒。利水戰而短於攻城野戰。且恃衆輕敵。所以取敗。夫合死之守。孤絕無援。力戰則死。遼以驍勇倡先。伺敵不意致死。所以爲勝。初遼與樂進李典並將操出。教與護軍薛悌約臨期。閱之。則曰。張李出戰。樂守城。薛無與戰。遼遵之。捷由樂薛二人。怯張李二人。勇隨才所宜。所以克敵。遼雖勇冠一時。非操指授不能也。

司馬懿號爲知兵。始討孟達於上庸。復征公孫文懿於遼東。長驅征討。所向克捷。及諸葛對壘。相持堅壁。辱以巾幗。終不出。人以爲怯。蓋懿料亮以驕軍千里。餽糧勞而難久。故持重以老其師。奮銳待鮮。亮幸而死。不然。隨其計中。諸葛亮司馬懿皆人傑也。旣節末路。亮以忠順勤勞。終始如一。始懿以專權恃勢。見利忘

義視孔明猶隳梟之與鱗鱗不可同夫類也

鄧艾仕魏踐履中外訓兵力農所至可紀善終如始足稱名臣
偶以平蜀之功遂貽滅身之禍何耶觀其策馬長驅深入役不
踰時戰不終日破累世固之國功非尋常向使崇謙退之風
守恭順之節戒專取之咎防僭越之嫌請命天子振旅而歸則
功成名遂怨何由生難何由及乃輕舉妄發而莫悞鍾會與艾
同西征承制封拜不問無同列也焉不招怨乎

關羽揮蓋策馬刺顏良萬眾中絕倫逸群號萬人敵可謂勇矣
卒至敗亡蓋由輕信寡謀貪利忘遠矜已傲物犯眾怒失人心
孫權還荊州羽逐其長吏爲子請昏又罵其使權切齒刻骨而
羽恃勇慮不及遠信呂蒙之詭計陸遜之甘言虛內外功襄陽
未下而工陵已隆道盡途窮父子就戮且爲主將不懷人以恩

靡士芳死。既怨且懼。具兵一動。二子從之。眾叛親離。投死無所。可悲也夫。

張飛與關羽誼猶弟兄。同事先主。驍勇絕倫。號萬人敵。釋髮頽於俘虜。破張郃於危難。然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鞭撻健兒。刑罰大過。致張達范強之怨。望惟殞身之禍。勇何足恃哉。

張奐初舉賢良。操行廉潔。統領將士。威化大行。先詔諭東羌。擊南匈奴。鳥桓休屠俱叛。統及軍門。奐堅壁講習。自若以計破賊。退虜。遷度遼將軍。降服東羌。却其賂遺。皇甫規自謂才不及奐。舉奐代將。而爲王寓所譖。陷以黨錮。終老于家。天不祐賢如此。非不欲平治天下乎。

段熲習騎射。尚游俠。輕財尚義。好古學。舉孝廉。擊鮮卑。破西羌。征東羌。百戰百勝。塞旗斬將。俘獲首虜牛羊駝馬四五十萬。而

服御淡素與士卒同甘苦其功烈莫大以日食自効有司舉
收印綬陽球奏誅王甫并鎮就獄飲鴆而死主關臣竊禍延功
臣漢所以亡也

朱雋爲將平交趾討黃巾破趙洪奇謀偉策出人意料功盛
烈超絕古今且尚義輕財脫會稽太守於危拜將封侯保令名
以終可謂奇男子矣

徐晃從曹操破邯鄲降易陽平馬超敗關羽操稱其長驅突陣
全勝破圍軍令嚴明行五整肅功踰孫武穰苴有周亞夫之風
蓋是御軍有法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故戰無不利不爲矜夸
常曰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真才德兼備者歟

李典爲將德量寬弘智謀深遠從曹操擊高苗通水道劉備侵
鄴夏侯惇拒之備燒屯去惇追之典曰無故而退必伏兵惇果

敗與留守其部曲宗族三千餘家請徙魏郡孫權圍合肥張遼欲出戰與典素不睦恐不從典曰國家大事何可挾私怨忘公義與遼破走孫權典好學崇儒不競功敬賢待士恂恂若不及人稱長者其馮異之儔歟

諸葛亮遇先主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開心見誠陳力就列仗義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眾疲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啓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係命於已非有英雄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亡爲己任以生民塗炭爲己責擒孟獲而不誅志綏遠人援祁山而不賀志混寰宇至於用法公平爲政明信李嚴廖立被罪無怨身死之日岷嶽野祭遺愛在人貞仁人君子手感矣已之遇厲匪躬之節受遺輔幼精誠貫于金石大義感於神明

內揔朝綱外專戎律上下無怨蓋釋鞍躬非忠臣義士千古
稱其王佐之才無以加也

魏延可謂鐵中錚錚爲先主語距曹操而吞其十萬之衆又欲
得萬人間道入長安與諸葛亮會潼關志氣豪邁若有爲者惜
勇而無義斜谷之役新喪元帥義當協和將士先國難而後私
讎乃肆其褊心與揚義交惡爭睚眦之怨踏叛逆之誅怒激一
時禍流三族孔明既歿諸將皆無出延右使容忍謙遜何患功
名不立哉竊識淺謀自貽伊戚平日勇敢爲破家殆身資惜夫
吳周瑜當曹操伐吳威震寰宇群臣爭議迎降瑜獨定大計度
操部水軍百萬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願得精兵三萬
破之以片言決毀王之策以偏方抗天下之師卒走強敵開拓
荆土非明斷能然乎至其議縱劉備不資其地又欲西取巴

蜀而并張魯。北據襄陽以蹙曹操。雄岳出人意表。使究其志未
易量也。雖天奪其壽。中路隕歿。其一舉而鼎分三國。功名之奇
垂於無窮。烏乎盛矣。

魯初見孫權。一見宴語。便立帝王大畧。建議伐劉表。觀荆楚
之衅。宣言說劉備共為掎角之勢。又曹操南來。莫不披靡。獨
排斥群議。薦周瑜任事。一戰定霸。實謀出魯。遂掩其名。其失
者。勸權割土地與劉備。百戰一失。卒為弱。祿向使如周瑜之謀。
吳魏當南北中分。無鼎立之勢。何肅之巧於料操。而拙於知備。
所以不及周瑜也。

呂蒙為吳將。初未知名。孫權喜其穎悟。勸其就學。蒙篤志不倦。
後聰明。進智謀。傑出。誘降郝普。襲取關羽。欵畫謀策。權稱其
可次周。而勝魯。肅美其能。克已有國士之量。三國人才如諸

葛亮孫或周瑜陸遜皆學識博洽議論弘偉蒙之少時異敏有膽而已使其不學亦曾等伍耳豈足立功名不朽哉夫學之一事人患不爲爲之必得蒙之謂也

陸遜知兵勢識傳記其爲將號多智畧周瑜魯肅之亞初鎮陸口密隣關羽謀敬尊奉之羽墮其計因取南郡劉備復取荊州遜相距八月辛展成筭以收雋功備敗走諸將欲追之遜決策還坊魏人乘弊已而果然保有一方抗衡二國夔勝少敗曹操劉備俱失之輕舉而敗遜佐權專固保疆境以自封殖不勞民動衆勦事所難爲國長筭所以不敗三國之良將也

陸抗奇謀遠畧有祖父之風步闡之誅威如敵國又與羊祜講信脩睦務敦信義以寧疆場晉雖強盛不輕南伐抗之經畫不啻中原上旣直暫息進取之規以蓄士民之力觀衅伺隙庶免

悔吝可謂知彼知己審強審弱盡用力之利病及病且死復論
西延建平宜增精兵固守後王濬東下果如抗言三國中分兵
最永世諸將繼歿抗獨後亡天假數年晉人豈得而至此

羊祜初督荊州墾田殖穀以實軍儲搜險築城以嚴邊備不數
近功不貪小利務以恩信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克日乃戰
不爲掩襲不進講謀飲以醇酒使不泄言軍行吳境割殺計所
得還之化行江漢吳人悅服及卒晉人號慟吳士亦垂泣建碑
立廟祭享不絕仁德所感如此力排群議決大策舉杜預王濬
以平吳皆祜之謀世言爲將無用仁義專以殘忍暴刻詭詐反
覆爲事何足道哉

杜預平吳之功羊祜發之張華贊之杜預成之初請師期帝意
未果表陳大策指授群帥徑造秣陵役不辨籍而平吳預之功

敵制勝晉之韓白乎。得君得時得權得機。四者然會何所。建立
功成之後。從容無事。覃恩繼相。以左傳辭自名。異乎貪權者利
者。世稱儒將名德俱優賢矣哉。

王濬之伐吳。駕舟師順流而東。千里雷厲。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直搗其壘。乘勝納降。得為將之真。盡用兵之術。大功赫赫。孰能
掩之。正。福心。橫加。誘。沿。道。以。章。自。明。埋。固。宜。耳。凱。還。之。後。進
見之際。叙其功勞。陳其冤枉。忿怒不辭而出。失朝廷之禮。乖臣
子之儀。烏得而無罪哉。晉君亦非也。當明其是非。正其賞罰。何
至加以重罪。國憲朝綱。紊亂如此。可勝嘆哉。

馬隆涼州之役。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為營。路狹
為木屋。施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
克敵。李靖謂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合力。一則有拒。一則束。

部伍三者迭用得古法矣夫先王用兵本以仁義惜人力重人命戰以車爲陣止以爲營器甲糗糧於此乎載人得休息以佚待勞不求大勝亦無大敗進則速奔退則固守以曷萬全非若後世以譎計之術而取辦無仁義之心哉

周勃負所弛之資爲鄉曲患與猛獸長蛟同爲三害既而得悟遷善遂踐顯位卒爲忠臣西征母老難行處曰既事君父母安得而子梁王欲逞宿憾授兵五千使當先驅而絕後力戰終日斬首萬計矢盡無救左右勸退處曰此效命之日何退之爲諸君負信勢必大振大臣以身殉國力戰而歿朝廷褒其任職致身見危授命執德不回天處始貽忠臣閭庸人羞偶終焉忠國舉世難能非崇德從義過而能改乎

陶侃爲大都督擊破賊張昌杜欽討斬王機蘇峻反與溫濟便

亮斬峻機鑒神明初守廣州朝暮自選百發謂方致力中無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後都督荊州梁雍諸軍閩外多事千緒萬
端固有遺漏遠近書跡莫不手荅接引疏遠一無停客云當惜
分陰勤志如此絕若莊淨華之言投參佐蒲博之具奉饋力作
者雖微物必喜持稱爲戲者小過必懲百姓力農家給人足在
軍四十一年人稱諸葛行事得失雖相半未爲盡純而勞之節
古人無過

周訪擊斬江州華軼及嗣將張彥討平江沔賊杜曾斬之有大
勛才名威望與陶侃等而賦性謙虛未嘗自伐或問故曰朝廷
威靈將士用命何功之有使人臣如此豈有僭逆哉凡人有大
功必內懷僭假之心外逞驕矜之色少不如欲快快隨之若王
敦恃功心懷跋扈馴致犯關搽戈陷于大逆魏信陵君殺晉鄙

採趙破秦。王郊迎之。唐且曰。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
德於我。我不可忘。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君殺晉鄙。採趙破
秦。兵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見趙王。願君忘之。真長考之言。訪得
之矣。

史記卷之十三

史記卷之十四

臣道第十二武臣

謝玄爲將苻堅擁百萬之衆長驅而南謂於鞭可斷江沅克敵
易於振槁一旦指授我方軍首陣動玄以八千之卒蹂踏而殲
夷之鼠竄兔伏僅以身免昔之俘囚降虜爭起而覺其國堅之
此舉猶富家之子傾囊竭橐操萬金與市井搏徒擲以決勝負
無大得敗喪萬金玄之籌策適天方祚晉玄舉揚越輕散之卒
拒秦涼百萬精銳之師事雖偶然其亦英偉傑特周瑜之亞歟
王猛螭蟠布衣冀苻堅之一言君臣相得咸會風雲縱橫文武
之才出入將相之任爲將則循名責實行法則信賞必罰國富
兵強戰勝攻取犬羊之秦致升平之治人方之諸葛其勸堅勿
爲晉圖而卒歟言鮮卑之必爲患而卒亡秦夫秦虎視一世主

地甲兵十百於晉重以堅之英偉誰與爲敵慕容垂籠中之鳥耳猛於永訣深以爲慮後果如所言何其明且審耶而較斗筭之量報睚眦之怨設怨謗之言使樊世期被戮視胤力之贈携慕容之子出奔此其短也

檀道濟西平姚秦北却元魏真一代之驍將卒以威名過重見忌於時文帝猥聽義康之謀無故召而殺之自是魏有鐵馬長江之志謂吳子輩不足憚頻舉南發遂至瓜步延敵覺境雖悔何追使文帝如光武道濟如子房明良相逢豈至此哉道濟以威重殞身三略之書有補於世爲將者不可不究其義用以立功用以保身子房有之矣道濟其未之知歟

王鎮惡當宋武乘蟬圍關中鎮惡爲軍鋒自河入渭泝流而進風馳霆擊遂克長安可謂一時之傑千載之功文帝不能推誠

委任共濟大業返顧江左引兵遽還留鎮亞副其子義貞又與
沈田子爲後言啓其嫌隙卒爲夷滅鎮惡及禍而關中復失大
人君選將求天下豪傑以任之然負蓋世之才者必見忌於衆
懷兼人之畧者必見嫉於人重以權利之相攘勢位之相軋讒
毀之所由生怨憤之所由積有不可勝慮而不可勝言者使鎮
惡推功而不居武帝推誠而委任則君臣兩得矣

韋叡督兵伐魏一戰而敗之魏用鍾離兵百萬精騎萬餘連城
四十里叡結車爲陣射以強弩貫揚大眼臂馮道根裝大艦如
水軍因風縱火焚其營搗魏師大敗死者十萬斬首如之俘數
十萬曠世盛舉可方周瑜謝玄以南方之長乘北方之短善用
兵者也夫伐國圖功不用其長以乘彼短又不伺敵之間屢善
而後動謂之浪戰其能取勝亦幸而已矣

崔浩博通經史之象陰陽曉兵法多奇謀自比張良伐赫連昌
大獲擊蠕蠕虜數百萬擊滅薛永宗渭北賊無一不勝誠一代
之傑然馭犬羊之國事虎狼之君恃才席寵專制朝權不知進
退昧於事機用冉閔邈標之言刊立國史以彰直筆謗口一騰
罪罟四布僚屬胥史駢頸就誅貪求虛名養成宗禍其謀畧成
功可方子房其明哲保身則不可同日語矣

慕容恪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容貌魁偉善經綸世務就授之
以兵臨機多奇策鎮遼東著威望高句驪憚之就卒輔雋累戰
有功雋寢疾厲以大事時之世總攝朝權初晉聞雋死曰中原
可圖桓溫曰恪存所憂方大誅慕容根中外危懼恪容止如常
神色自若而虛襟待物咨詢善才盡心孝養爲將不爲威嚴專
尚恩信務大略不拘小節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王僧辯學問該博明左氏傳雖學不穿申而有凌雲之志侯景
反督兵討之天破景兵入據石城景走湘賊陸納破雋求僧辯
討之賊大敗湘州遂平初與陳霸先同事梁同建軍功霸先欲
構逆謀忌僧辯軋已以罪誅之烏乎忠義之士每見嫉於亂逆
之人可爲世道慨

于謹負經濟之才值艱難之運首建都關中之策復陳江陵之
謀擊敗陳神兵殺降蠕蠕斬梁主勛業既隆寵任彌篤而事上
益恭處已益遜單騎出入深戒滿盈常恐傾覆卒以明法爲國
元老全節始終人無間言教訓諸子務在謙退後嗣蕃衍顯榮
周魏之臣鮮能及者抑謙謹之效歟

韋孝寬爲行軍元帥齊神武傾國西入連營四十里苦戰凡六
旬士卒殺傷十之四五城終不拔自言生爲男子不爲降將軍

鎖其子策至城下。臨以白刃。協其降。孝寬慷慨激烈。人皆感動。守死不回。方齊師來攻。起土山。鑿地道。造攻具。四面並進。孝寬臨機應變。咸拒破之。其全勝獨克。出韓安國之守。渠張許之守。唯嗚之右。真良將也。

斛律光多智謀。有膂力。周賊入寇。擊敗之。破韋孝寬。志武椎狀。威加敵國。齊之關張也。不幸立於昏昧之朝。與群不肖共事。謔語毀於內。謠言間於外。禍若發機。一旦屠戮。周武聞之。赦其境內。再舉東討。遂以平齊。嘆曰。此人若在。何能至此。夫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無罪而殺忠賢。豈不敗亂。誰能覆邦家可畏哉。長孫晟負膂力。有將才。其圖突厥。謂玷厥兵強而位下。處羅暎效多而勢弱。阿婆首鼠。惟強是與。交遠而攻。近離強而舍弱。使其首尾。嫌猜。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衅討之。可一舉空其國。隋

文帝用其計遣使出聘突厥諸部果疑攝圖將四十萬騎入款
玷厥引兵遽還既又阿婆內朝染干外從自是北虜衰矣夷狄
之性暴而喜勇忍而好殺貪而嗜利無上下之禮昧君臣之義
自相攻伐禍不及中國因間討之晟策是矣

楊素少而倜儻不拘小節文武全才議論英發謀略淵深重膺
閭寄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汎舟東下則金陵失險擁騎北伐則
沙漠清墟考績策勛無出其右若守以忠信行以仁義古名將
無以加恃其縱橫專事智詐阿諛事上巧詆害人營造離宮導
君奢侈發易受銅措內傾危卒使社稷立墟海宇板蕩其御軍
雖嚴將戰輒求人過斬之流血滿前言笑自若殘忍暴酷若是
以才勝德真小人之雄者也

宇文憲性簡敏有度量文帝欲任諸子出鎮憲請行年才冠

於撫綏留心政術聽訟如流齊人入寇敗之拔河陰二城攻克
晉州破洛汝克并州馭兵有法摧鋒陷陣爲士卒先齊人憚其
勇略討齊信都一鼓而拔禽任城王諧廣寧王孝衍莫大之功
謙遜不伐以孝交著稱真良將也

韓擒虎其平陳也渡江如獲坦途險阻曾無礙滯王濬平吳循
假舟師之利順流東下擒虎直以精騎五百爲諸軍先龍采石
而陷金陵何其神哉其智非過於魏武兵力劣於符堅良以陳
政昏亂群小擅朝上下乖離士無鬪志諸軍並出敵受牽制故
得乘時取勝使并寶如孫權將臣如周瑜擒虎孤軍深入救死
不暇所遇之時適然耳非良法也

賀若弼自負可爲大將觀其器小而志銳有才無德效鷲噬之
用可收狗功失駕馭之權必爲戎首弼之進用高頻所薦平陳

之後深自矜伐求爲內史又求僕射及相揚素願遂怨望下獄
帝數之曰子有三心大猛嫉妬心自是非人之心無上之心因
疎斥之不用煬帝之世卒以誅死豈忠良之臣哉孟子曰益成
括小有才未聞君子之道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弼之謂歟
史萬歲討南陵夷黨既入朝萬歲納其金寶言之而還後既復
叛窮治其事得實高祖責曰爲金放賊重勞士馬豈朕意耶因
欲誅之高平進諫而免後竟得罪其貪至是乎身爲上將享厚
祿率三軍之衆征萬里之夷功成名遂何求不得反貪貨賂欺
君縱叛一何惡哉馴致刑戮卮也

趙王孝恭討輔公祏將發杯水化血大爲不祥上皆失色孝恭
自如曰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水乃賊授首
之祥孝恭可謂能治其心矣使心無主惑於妖怪則軍氣沮喪

安能克敵哉。劉裕追虜，循麾竿折旂，沈水振懼。裕曰：「往年旂竿折而勝賊，攻柵而進，遂敗虜。循李晟討朱泚，榮惑守歲，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竟破朱泚。夫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妖不勝德，非心治於內者能然乎？」

李靖才兼文武，唐室初造，受命爲將，兵鋒所向，戰無堅陣，取蕭銑如拾遺，摧公柘如振槁。海內既定，賈餘勇以征四夷。北平突厥西破土谷渾，長軀深入，莫敢誰何。酋豪心殞，膽落，救死不暇。使唐之威，令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爲臣妾。一何盛哉！與太宗問荅前代之興廢，古人之得失，中國之事，宜四夷之情，實兵家奇正分合之術，韋騎營陣之法，粲然畢舉。是知太宗之有大爲之君，靖爲不世出之將，整軍振旅，建大事功者，豈偶然哉！

李勣從太宗平竇建德，王世充復專閩，征伐四方，克突厥而破

高麗勳名赫然與李靖等帝嘉其在黎陽不肯李密以爲純臣
可託大事剪髮療其疾解衣覆其醉遂以孤幼都督密將立太
子異圖報効高宗宮性易奪事繫安危遂良無忌死爭帝猶豫
取決勳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人遂立武氏斷削唐室癸至淪
胥一若是蓋勳善將而已托三尺之孤臨大節不可奪非勳
所能太宗譔於委寄惜哉

尉遲恭驍勇絕群躍馬刺椎信勒兵誅隱太子可謂虎臣國之
爪牙矣後侍宴慶善宮怒班居下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責之曰朕常怪漢高恃功臣少有全者今視卿所
爲非高祖之過恭始懼自戢終不及禍太宗可謂能駕馭英雄
恭則能折節悔悟後之爲將者可不戒哉

蘇定方凡滅異域三國皆生執其主可謂良將矣然非因時乘

勢能爾邪唐興制兵以府養馬以監兵精馬良天下無敵重以
太宗神武驅策英豪而任用頡利控弦百萬驚然輕視中國不
數年擒至闕下雷掃風除部落爲虛既而西平高昌焉耆東破
高麗百濟天戈所指必勝必克兵力之雄遠出秦漢後嗣席其
餘蔭得以坐制四夷英偉之徒既老且死而諸將偉然爭奮
取捷於塞外如劉仁軌裴行儉郭待封李恪王方翼薛仁貴
程務挺者十數輩非特定方而已兵家貴於知強弱虛實爲上
也

薛仁貴方太宗之伐高麗仁貴恃其驍悍欲立戰功乃著白衣
自擡頭持戟腰鞬兩弓疾呼而馳所向披靡帝見而異之賞賚
除授既優且渥謂不喜得燕東喜得勇將太宗其善駕馭英雄
乎果以三箭定天山爲唐虎臣非仁貴之勇而有立乃太宗能

用之也夫勇如仁貴而不遇其主者何限李廣之於文帝魏延之於諸葛皆知而不用用而不盡其才人之處世有幸與不幸也

裴行儉擒郅支而降遮旬誘伏念而縛温博兵略優矣其知人之明御下之恩非賢者不能也夫大將知人最難用人不當必喪師而誤國行儉所引裨將如程務振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為名臣何其明邪嚴猛剛暴武士常態至或賊殺無辜用以快意者有之行儉不然朝廷賜駿馬珍鞍令史私馳之馬蹶鞍壞懼罪而逃行儉招還不加罪又宴蕃酋將士出外域珍寶章吏碎瑪瑙盤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何意邪宜其得人心服

有休環舉明經高第授鉞臨戎所至底績為武威金吾二衛大

將軍西破突厥烏質勒為諸蕃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
璟與宰相計議不少既而邊州建請屯置堡盡如其策后嘉其
練知兵事擢叅知政事復為安東都護荐歷邊任自碣石逾四
鎮綿地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記之使居中運籌於用
兵行師寧有遺策而罔功乎可謂文武全才矣

張仁愿為朔方總管以拂雲祠在河北地形雄勝控扼樞會突
厥犯邊必禱於祠而入寇因默啜西伐乘虛築受降城六旬三
城就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
山牧馬朔方無寇損歲費減鎮兵以此知守險設備如陸贄所
謂脩封疆守要害整蹙墜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裒練卒劉
貺所謂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
不得還窳為美計務快戰則勝少而敗多地

王峻第明經爲桂州都督吐蕃寇臨洮峻擊賊之俘獲如積突厥默啜被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峻料以三策遷置淮為河南後又討平蘭池叛胡賜以宮人不受曰臣之事君猶父子詎有常近關掖而臣子敢當乎峻氣貌偉特特謂熊虎而知君臣大義其賢矣哉

郭元振少有大志爲大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有衰服叩門求助葬五喪元振舉而與之無少吝一不贊名氏上疏言吐蕃乞和之利突厥吐蕃寇涼拜元振涼州都督操練士卒嬰關屯田撫綏夷夏歎塞請和烏質勒死其子婆爲謀亂元振元振堅壁不動望日吊哭甚哀爲治喪事宴寫感慕入貢其謀畧淵深行義仁恕有文事武備者元振兼之矣

王忠嗣方玄宗之世海宇承平邊臣爭欲生事英狄以固寵

忠嗣獨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國力以幸功名。議取石堡城。謂所得不酬。所失帝決意攻取。忠嗣勉強出軍。李光弼諭以啓說。受禍之語。乃曰。吾固嘗得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嘗爲國。豈忍以萬人命易一官哉。終以此忤權要。至貶而不顧。自古將帥未有能操是心者。其謀國也忠。愛士卒也仁。而以身任其禍。後哥舒翰攻石堡城。士卒死亡略盡。忠嗣又言。安祿山必反。李林甫惡之。抵以死罪。而祿山作。惜哉。

郭子儀之才。見於平安史僕固之亂。却吐蕃。四紇之侵。非造王室。勛業巍然。至其位。兼將相。權傾中外。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千年較中。書令二十四考。主無疑心。人無間言。盛名高節。善始善終。大事有四。一與李光弼初。甚不相能。及祿山反。子儀領節度。詔光弼分兵東出。光弼請曰。一死固守。乞免妻子。子儀持其

手曰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詎平巨盜一也
發倖擅朝屢遭讒謗奪其兵柄天下洶洶不平子儀朝聞命夕
引道別無顧望二也在邠州秦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
體爲言子儀曰武臣奏事上多委曲從之疑之也今不從斯厚
待我何怪哉三也破吐蕃靈州爲朝恩嘗約備具元載使人告
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甲冑甲額從子儀以家童十數往會朝
恩愧而稱爲長者四也非識量宏遠者乎至如單騎挺身論回
紇破吐蕃之兵收靈臺之捷出於一時之幸會非萬世之常法
此乃神明指授豈人力所能及哉

李光弼爲副元帥善謀能戰賞信罰明士卒爭奪攘袂徇國收
史思明安大清降李白賊以少覆衆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威震華夷戰功爲第一暮年擁兵爲自固之計吐蕃之入寇天

子幸陝促兵入援則遷延不至遂歸徐州以收租賦為辭故田
神功等不復畏懼因以愧恨而卒方魚朝恩程元振用事雖能
疎間大臣而代宗寬仁待光弼至厚決無意外不測之禍光弼
唐之元勛再造王室一旦改其臣節視國難而不救違王命而
不赴宜乎部曲不受約束以憂憤而終非不幸也宜也方諸子
儀有間哉

李抱真為澤路留後籍民三丁擇一蠲其租稅給以弓矢令閑
自習射歲終大拔按籍第能否賞罰三年皆為精兵得六十二
萬不廩於官而府庫實縑甲練兵遂惟山東昭義部兵為諸軍
冠其後田悅朱滔李希烈朱泚李懷光相繼叛關河南北悉為
盜區獨抱真以數州橫絕其中莫敢撻鋒肆侮唐太宗治府兵
深得古意五代始制點刺府兵廢而不能頓復點卒不可盡廢

如昭文步兵不可參而行乎列辟庶尹皆能取抱真爲法何畏
夷狄之侵何憂盜賊之發何致厚歛遠輸以困夫民哉

馬燧英雄忠義先計而後戰潛師以窘田悅決策平李懷光名
蓋一時可謂盛矣然其受命征討與抱真交惡致大功不成三
叛假竊後信尚結贊之詞與燧等會盟平涼卒使大臣奔辱幾
危宗社迹其所由皆燧之罪史謂燧者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
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廢功深得春秋褒貶之旨如李晟和
解二帥而諭之以利害並科虜情而審其請詐高識遠慮賢於
燧多矣

史鑑卷之十五

臣道第十三 武臣

李晟方德宗狩奉天朱泚陷京師晟即日治嚴孝忠欲止其行
晟曰天子播越人臣當自舍一息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為質力
與孝忠約昏所過憐蘇無犯李懷光陰與賊表裏河北三叛約
自王武俊李納陷鄆李希烈陷汴晟提孤軍抗群盜以忠義感
人人樂效死聞其家為賊所質曰陛下安在而恤家乎既克都
城令諸軍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震驚豈吊民之意乃秋毫無
犯市不易肆謁帝三橋跪陳臣侏瓜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
輿再狩乃臣之咎請死伏道左行是事出是言三王之佐莫能
及也非仁義根於心大有過人者能然乎世之人得尺寸之權
即傷人害物立憲變之功即要君北上者視晟豈可同日語哉

秀慙性不喜殺不尚氣其平淮也得賊將李祐李忠義不誅用
爲腹心以擒吳元濟入城降萬衆不戮一人夫白起降趙卒四
十萬一旦坑之李廣擊匈奴出塞失道而還大將軍衛青必得
曲折上書報天子責廣之幕府上簿廣因憤之引刀自頸而殺
平蔡州立奇功乃屯兵鞠場以擧鞭謁裴度曰此方變上下分
久矣請因示之三將行事相反蓋世言爲將者多喜殺尚氣喜
殺則不仁尚氣則無禮白起李廣是也史臣贊烈平蔡之功不
及此二事若僕固懷恩平燕趙之亂李懷光辭奉天之闈皆希
世之功而不仁無禮以啓禍端迹烈之行事非限於仁義乎
馮城初德宗遭賊攻圍之急發誠詔書十餘自御史大夫實封
五百戶而下募兵得死士當賊賜錢使量功授詔不足則書
衣以授其不

城必不失懷光既失臣節城獨收成功與李晟等全其親盟生
蕃不辨勇詐奔竄苟免常人所不爲而城爲之豈其長於城生
短於料敵歟去晟遠矣城不著部知書謙謹不伐世方之金日
嬋治藩始終持重猜間不入君子賢之

王彥章奮自行伍目不知書忠義之性與志俱生嘗曰豹死留
皮人死留名與晉數困莊宗於河上末帝委任之梁未亡也以
主聽不聰奸擅政臣抑不得逞莊宗入梁欲降而用之彥章
慷慨不屈以死自誓曰臣受梁深恩非死莫報豈有朝事梁而
而暮事晉者何面目見太平之人乎非哉斯言足以立萬世之
臣節若馮道以學古名儒事五朝六姓朝爲仇敵安其位受其
任能無愧乎

郭崇韜爲人也賢許國也忠決策南向八日而破梁受命因討

七旬而舉蜀。勛業盛矣。卒及於難。實自取之。然而嘗有意於避
權而遲回。顧戀不能速決。聽騎虎者。勢不得下之語。結中官以
固籠。而說諧交攻。嫌隙既成。又欲好兵立功。爲久安計。是匹夫
懷璧之罪。而益千金之資也。

石守信周之宿衛將。宋太祖代周。守信與王審琦高懷德張令
鐸張光翰趙彥徽王全賚劉光義米信杜彥圭崔彥進由重進
王仁贍董遵晦沈義倫潘美党進石熙載楊業等皆有推戴功。
職居藩鎮。手握重兵。太祖召守信等宴。樂酒酣。諷以釋去兵。權
出守大藩。爲子孫市田宅。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歡。且約爲
婚姻。諸將叩頭謝恩。各授外職。罷兵柄。烏乎。太祖之德至矣。其
亦光武優待雲臺功臣之意。而加於厚云。諸將與太祖故等。亦
非寇郤比也。

曹斌初從王全斌平蜀諸將多屠戮彬獨禁止之奉命伐南唐
暮月未下彬與諸將誓戒毋殺一人唐主出降付庫令人檢
視彬一不問兩總樞機五君節鎮功高而忘下守清白如寒素
衣止祥紵三子瑋琮璨皆貴而繼領節緘人方之鄧禹密云
郭進爲將御軍甚嚴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進斬其怯
戰者十餘人其控扼西山逾十年無西顧之憂太祖爲治弟比
於諸王云

曹瑋爲將沉勇有謀習兵法令嚴明善用間諜覘虜情實故戰
勝攻取將兵四十年未嘗失利其鎮天雄契丹使過戒其下曰
曹公在此毋縱騎馳其威望尊嚴如此

韓琦范仲淹當西夏趙元昊反琦與范仲淹爲陝西經略使有
詔峇善機變其格敵務持重不急近功不拘小節專以德化綏

懷表人而人自敬憚時人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又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十萬
甲兵不比大范可欺也琦出將入相名重華夷才兼文武猶唐
郭子儀裴度云

狄青由黥卒為將每戰被髮以銅為面具賊望之如神無不披
靡尹洙薦之韓琦范仲淹授以左氏傳及秦漢兵事懷智高友
授荆湖宣撫之節討之賊兵大敗斬首虜數千智高遁入大理
殺之函首送京師以功名終或以梁公像及告身以獻青厚贈
而還之謚武襄青為人不驕不伐而多智多才其不附華貴與
郭崇韜異賢矣哉

李綱當高宗初為僕射上書言罷講和次言都闕中又言取
材東南募兵西北請潛許汪伯彥勸上避敵東南綱言不可二

人持詭譎能綱網博學多智謀忠義之氣凜然貫天日御軍
有法先後奏䟽累數百皆有裨國家高宗不究其用惜哉謚忠
定

神師道世為山西名將充京畿制置使金兵至率師入援白母
割三鎮地寧增歲幣待姚古兵至虜糧竭必還姚平仲沮之城
遂陷以年老罷許翰奏時多故不宜使虎臣居散地不報師中
師道之弟勇兵還師道以兵逐虜出境後援太原與虜力戰死
姚平仲姚古之子以兵入援而古後期神姚世鎮山西兩家子
弟不相下退居山中九十而終姚友仲為京城統制圍城中最
為有功

宗澤有文武材為東京留守虜至募戰士造戰車擡形勝立壁
為壘數擊敗虜東京稍安命金將王策用其謀知虜之虛實

兵合百萬請上還京居二十疏爲汪黃所沮憂憤病亟卒臨終
語不及家事連呼過河者三遣表力請亟還京闕敢忘尸諫自
奉儉素祿入以賑貧之養孤遺澤卒將士半去都人請命其子
穎繼父領兵不允以杜充待之酷而無謀諸將不安豪傑士
皆從盜人謂澤在化盜爲兵充代則兵變爲盜用人之大其禍
如此

張浚初爲川陝宣撫富平兵敗居關金人入寇復召與趙鼎並
相進用正人表裏相推乃命岳飛平楊么韓世忠克淮陽劉光
世取壽春岳飛焚蔡劉豫入寇大敗之軍威大震秦檜專主和
議請罷浚檜死復官起廢黜之後風采毅然衛士見之以手加
額爲樞密使封魏國公金虜移檄索割地歲幣史浩主和浚力
言不可督師江淮講論軍務備築城堡繕理器械虜不敢犯

士勇躍思奮金人大恐湯思退疾言官劾浚浚寤罪之尋卒
趙鼎為荆蜀總將行言曰張浚有補天之力出使川陝得專黜陟小人爭趨之一不得意則攻訐無不至誣及母姦臣無浚功當此重寄恐是非紛紛後與浚並相鼎好薦故諫爭入奏上移竹鼎曰艮岳花石之擾亡國今復蹈前轍與浚同心戮力扶持皇綱而屢見譖於小人或復或罷使中興之功無成傷哉為人君者宜鑒之哉

韓世忠初為統制勇冠三軍立大功數十拜少保上署其旗曰忠勇敗金兵於鎮江幾擒兀朮再敗金兵儀鎮盡擒其突將統麟世忠慄悍過人為中興名將第一其製軍器如狻猊連鎖甲掠陣斧剋敵弓皆其遺法和議成退居杜門隱於釋教封斷

忠武王

劉錡爲東京留守，虜兵六十萬攻順昌，積兵三千，被重甲五人，爲五貫，以葦索號鐵浮屠，真以楊子馬名長，勝軍騎以短兵奮擊，大敗之。再至陳州，虜望其旗幟而退。

張俊爲將，討江淮盜李成，復二郡而降，成稱爲名將，然附會秦檜，疾岳飛，君子譏之不齒。

岳飛少負氣節，好左氏傳，孫吳兵法，引弓百斤，應募忠義，用兵以寡敵衆，前後大小百戰，未嘗敗績，兵八百破金人五萬，捷嶺八千，破十萬，背虜五百破兀木十萬，平李成擒楊么，上賜金絲袍，金帶衣甲，署旗曰精忠，秦檜主和，諷上詔飛班師，飛拜曰：臣十年之功，發於一日，非臣不稱職，誤國者秦檜也。兀木移書抵檜，必殺岳飛，張俊贊之，檜誣飛謀反，并其子雲殺之，而中興之功不復成矣。孝宗有志恢復，思岳飛求其後，官之，封鄂武穆王。

無補矣然忠義之義貫于天地葬西湖墓木枝皆南向具如此云

吳玠為西蜀安撫沉毅尚氣節邊境無虞淮官開府謚武安王
子珙弟璘御兵有法士樂為用鎮蜀二十年恩威交著拜大傅
封新安郡武順王子挺襲

董俊少勤涉書史善騎射從元太祖為元帥累立戰功圍真定
攻汴梁歸德力戰死俊忠實自許不為夷險少移臨陣勇義異
衆立矢石間怡然無懼善戰而不妄殺人軍政寬明人樂為用
履實以所部八州三十萬衆歸元太祖行尚書事諸將每欲屠
城實戒以不殺城破以金繒贖俘囚賑饑餘封魯國謚武惠子
孫世為顯官東平賢士多所薦云

木詳黎亂刺兒氏為人勇毅多智依臂善射挽二石弓事太祖

以忠勇稱與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温號撒里班由律華言四傑也開國元勛無出其右封魯國忠武王

伯頽蒙古八隣人以中書左丞伐宋呂師瑋賈似道降不許似道夏賈大敗明年再舉阿剌罕爲右軍自建康趨獨松嶺董文炳爲左軍循海往伯頽中道水陸並進次嘉興宋相賈餘慶奉使國爾魯表至伯頽以宋后幼主至燕都世祖崩百官總己以聽明年薨深畧善斷將百萬衆如將一人人仰之如神破宋不殺一人裝唯衣食口不言功封淮安忠武人方之曹彬云

阿木兀良沈幾有智略臨陣勇氣蓋萬人伐宋平淮功多上賞封淮南王

阿里海牙畏吾人事世祖取襄陽平武昌長沙所至不殺發廩賑荒以功封楚武定

紐璘刪竹帶人偉貌長身勇力多謀略領兵平蜀拜都元帥
李愬於彌氏世爲西夏國主爲益都淄萊萬戶代宋有功拜荆
湖左丞征交趾封滕忠敏公

張弘範伐宋爲前鋒攻揚州斬首萬級張世傑焦山之戰弘範
傍衝之宋師敗從董文炳趨臨安授江東宣尉征廣東宋舟師
聚崖山弘範入大洋相距李恒舟師亦至合攻宋舟大潰陸秀
夫抱幼主赴水死世傑南走風壞舟死于海勒功磨崖還朝而
卒封武略淮陽王

察罕帖木兒穎川沈丘人探馬赤軍因亂仗義起兵有功爲汝
寧達魯花赤汝穎賊李武建德破潼關察罕拔之陝西左丞字
羅帖木兒跋扈察罕相攻尋遣其子禰那帖木兒貢狼燕京
察罕總兵討山東下東平由豐隆又圍益都田豐王士誠復叛

陰遣人刺殺察罕

獲郭帖木兒代父總兵爲中書平章攻益都擒六百人斬首八
百級益都破田豐伏誅詔旌其忠烈立廟死所謚忠襄王擴廓
拜右丞相烏乎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擴廓效
義出於草澤之人真偉然特立大丈夫也同時有信陽羅山人
李思齊共起義兵思齊以功知汝寧府陞四川右丞思齊末變
臣節愧察罕多矣

王英邦傑性剛果有大節膂力過人善騎射襲父千戶職善用
雙刀人稱雙刀王多戰功平丘大老擒劉貴推蔡五九降張思
齊陞海北宣尉年九十退老焉益都憤毛貴叛逆不食而終詔
旌異之曰不食寇粟餓死於泉有夷齊之風臣之清者也

史鑑卷之十五